



从莫斯科 到斯德歌尔摩

浦子 / 著

黑白之间。

从简单，到复杂，复归简单，

其实是我的心灵史，

一个山村孩子成长为作家的心灵变化史，

自身思维状态的成长史。

我把自己的灵魂剖开了，

毫无遮掩地，呈示在你的面前，

你还要选择什么？

 宁波出版社
NINGBO PUBLISHING HOUSE

从莫斯科到斯德哥尔摩

浦子▷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从莫斯科到斯德哥尔摩 / 浦子著. — 宁波 : 宁波出版社, 2016.7

ISBN 978-7-5526-2572-1

I. ①从… II. ①浦…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76963 号

书 名 从莫斯科到斯德哥尔摩
作 者 浦子

出版发行 宁波出版社
(宁波市甬江大道 1 号宁波书城 8 号楼 6 楼 315040)
责任编辑 陈金霞
责任校对 霍佳梅
内文设计 金字斋
印 刷 浙江开源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7.75 插页 1
字 数 240 千
版 次 2016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26-2572-1
定 价 38.00 元

自序

—

起这样一个书名——从莫斯科到斯德哥尔摩，确实不是为了哗众取宠。而是为了自我写照，也是为了读者。

我的受教育，最早是受前苏联教育体系的影响，后来渐渐转向更为全面的学习。莫斯科是前苏联的首都，我读的教科书来源于它，甚至最初的文学启蒙。而斯德哥尔摩是诺贝尔的故乡，诺贝尔奖代表全球思维，包括文学奖。

故翻开此书的读者，看了这些话后，可以决定自己要不要看这本书。

从甲地到乙地，从出发点到目的地，从开始到结束，仿佛是一个线性问题，就像是一个数学老师在黑板上轻轻地一画。

关于人类起源的传说大同小异。中国流传甚广的是女娲抟土造人：前六天，她造了很多动物，第七天，她在湖中看到自己的形象，就按自己的形象用泥捏了一个人，扔在地上，就会喊妈。后来，她嫌捏泥造人太累，干脆甩起沾了泥水的绳子，散落的泥星变成人类。西方流传耶和华上帝造人是在第六天：在造了天地万物之后，上帝用地上的尘土捏呵捏，按照

自己的形象捏了一个人，吹一口气往他的鼻孔里，有了灵，泥人就活了，能说话，能行走。上帝给他取了一个名字，叫亚当。不管是哪个造人传说，都贯穿一个词——简单。

这些传说犹如年轻的父母对着刚出生的儿女发愿：明天就成功吧。

而谁能指责神和年轻的父母，说他们的不是呢？

我是神和父母都喜欢的孩子。尽管孩子的时代已经离我远去。可是，我留恋童年，留恋那个听话的时代，包括那时候的心境。单纯，不复杂，每天沉浸在由于听话取得进步受到表扬的喜悦里。到现在，我的梦境里偶尔会有手拿考卷而一脸的茫然，直悔，昨天为何不好好读书准备呢？而事实上，我的童年考试，不管是听写，还是单元测试，或学期结束的大考，无一例外是全对和满分。有一个情景时时激励我的头脑：每天的第一节语文课，必定是我先立起来，背诵前一天新学的课文。在老师的表扬声中和全班同学艳羡的目光中坐下去。

为了一个大人认为好的目标，我的童年将其余一切都排除在我的思考外。把自己单纯成一个钻头，钻向哪里哪里就透一个洞；把自己单纯成一颗铆钉，安在哪里都能守得住。所以，童年时的我，在大人们看来是木木的，推一下，动一下。唯独在读书的场合，在考试的场合，我的大脑才会有所转动，我的目光随之发出灼灼的光芒。

那是神和父母的光芒，在我身上的体现。

非白即黑，不是好人就是坏人，这是我童年所受的教育。我不做好孩子，就是坏孩子；不做好学生，就是坏学生，我幼小的心灵里，容不得坏。为了这个白，我必须拒绝黑。为了这个好，我必须不做坏。

这种线性思维，扩散到我的生活范畴，甚至影响我对这个世界的看法。

我看着黑色、藏青色、白色、灰色衣裳组成的人群，十分地舒服，这些简单颜色组成的世界，好单纯，好朴素，好养眼，好称心。

每天见面的同学,成绩差、经常受老师批评的同学,我从心底厌恶他们。有时候,不得不帮助他们时,又常常以一种恩赐于人高高在上的态度,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怨恼,仿佛我是高等的人,而他们是低我一等似的灵长类动物,徒具人的形态。对于村里和同道地的地主、富农(阶级成分划分中被社会划到敌对的阵列),我也是十分地恨,小小的孩子,根本不知道他们在解放前有如何的表现,却凭着社会对他们的成分划定,就日渐滋生一种仇,一种恨。平日里,有意不走近他们,在特殊的时期还向他们投去警惕的目光。我的姑姑在解放前就出嫁到附近一个小村,解放时划定成分为富农,尽管她经常接济我家,我小时候也时常去她家玩,姑姑对我们兄妹也恩爱有加,可我也从心底恨她一家,似乎他们身上有一种脏,且不是卫生意义上的脏。

那个社会培养了很多像我这样爱憎分明的好孩子,也让我们凭空积聚起一股仇恨,对假想敌人的仇恨。而恨是相对的,你有恨的权利,别人也有。恨与被恨,是势不两立的。这些仇恨,一个人的算是一点水吧,全社会这些孩子多了,仇恨的水会汇聚成一座能量十分浩大的水库。不,还有另一座被恨的水库。哦,我的天,你们俩明天决堤,或者提闸,你们要摧毁什么?

你们要行使神或天帝的权利?

中西方早期文化中,均有洪水泛滥淹没人类的传说。中国有鲧和大禹父子治水,西方有诺亚方舟。这些大水,都是为了惩治越来越多的恶人。大禹的父亲鲧治水九年不成,反而被天帝借以偷窃息壤而治罪。息壤是什么宝贝?是会增大的土壤,放在哪里,都会长成一个堵水的大坝。这明显违背了天帝的意愿。后来的大禹为何治水成功?是因为他采取了与其父完全不同的策略——疏导,就是让水淹没坏人,让好人活下来。而诺亚方舟,更是上帝给好人生存的奖励。

亏得是这一条即将搁浅的巨轮艰难地改变航向,避免了民族大灾难。聪明的读者一定会在这里发现,作者改变了比喻对象,由原

来的水库转换成巨轮。嗯,是的,我觉得这样的转换,更符合接下来的叙述。

在我的印象里,是电影院突然出现戏剧版的电影《红楼梦》,而以往它是作为“封资修”坏作品被打入冷牢的。人生经历第一次疯狂的抢购,是新华书店举行的特价书出售。这些书或者是“文革”之前封存的,或者是新出版的,按以前的观点,都属于坏作品范围。

《红楼梦》是把刀,它把我的狭窄的视野挑开了一个空隙,让我窥见世界的色彩不仅仅是黑白色。新华书店一捆捆抢购来的特价书,就如无法抵挡的强盗一般,抢劫了我不知多少个日日夜夜。这是我人生中的阅读高峰期,至今尚没有超过,以后可能也不会超过。两三天看一本书是常事,最快的是一天一本书,不管多晚,一直到全书看完再睡觉。前段时间微信朋友圈疯传一条微信:世界文学名著百部你读了多少?我的回答是八十多部,引来很多朋友的赞赏。这些书里的大部分,都是那个时期读的。当时我的心情和行动,仿佛久困浅水的鱼儿突遇深渊,蜜蜂幸见花海,老鼠初落米缸,这些比喻也不足以形容当时突然被洞开的心境。

感谢被文明抢劫,否则我会愚昧至死尚不得知;感谢被光明抢劫,否则我在黑暗中终止生命时尚不明白。

得出这个结论的是现在,而不是那个时候。认识的提高始终有一个过程。

我那个时候,在看电影《红楼梦》时,始终觉得这有些离奇,怎么会让这些才子佳人上了电影呢?而不是我意识中寻常意义上的工农兵和革命者、英雄?看那些小说以及各种书籍——苏俄文学和世界名著,也始终绷紧着一根弦,始终以警惕的眼光,以防止被不革命的甚至是反动腐朽的观点、观念所俘获,以致丧失无产阶级革命的立场和观点,成为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和孝子贤孙。那个时代,我继续沿袭我的听话顺从习惯。其实那是人性的弱点,因为不希望挑战。不希

望挑战的背后是害怕失败。在本书《我的大学》一文里就有所分析。“文革”后，恢复高考。而我有大学不考，就是由于害怕失败。因为这么多年没有接触书本。反而在考取中专时得到安慰，特别是看到自己的卷子基本满分时。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一个转变也来之不易，但还是不可阻挡地来临，它是以整个民族整个国家的转型为前提。

它的不可阻挡，是说它的思维方式。它的色彩，不仅仅是单色调；它的判断，不再是非黑即白。它在哲学的观点变异上，美学、社会科学的研究领域拓宽上，特别是文学人性的凸显上，以一个大兵团作战似的规模，悄悄地占领我本来十分狭隘的思想。阳光进来了，就十分光明；空气进来了，就不再窒息；清泉进来了，就不会干渴。

二

欣喜的同时，惶惑也已经产生。

这是一个让人不断产生惶惑的时代。我所熟悉的中国近代史，没有不让人惶惑的时间段。我们总是，被放入油锅，不断地煎炸，在油锅里上下翻腾不已。

如果没有半点惶惑，心甘情愿地，那就是各个时代的英雄，是烈士。尽管主子不一样，城头换了不同的大王旗。

而我的惶惑是在把门打开，把狭隘打开，让阳光、风雨、鼓声号角、虫鸣鸟叫、花香屁臭一齐放进来。

我的头颅，因为顾及四方而颈脖酸痛。我的思想，因为被无数的新事旧闻轰炸而麻痹。

惶惑一：什么是真正的生存哲学？首先闯入眼帘的是黑格尔。他的名言让我诧异。比如：“人是靠思想站立起来的。”我以前的看法是：人是靠骨骼立起来的。再比如：“嘿，哥们，我说，没有意义的

怎么可能存在。”我以前的看法是：坏人坏事的存在不正常。更比如：“恶是发展的原动力。”我以前的看法是：发展是先进力量推动的。黑格尔让我更震撼的是，他的哲学思想居然是马克思唯物主义辩证法的主要源流，而黑格尔却是在康德哲学理论体系上发展起来的。另一个受康德影响很大的哲学家是叔本华，他断定意志是世界的本质，人的全部活动都受生存意志的支配，他还告诉世人如何摆脱痛苦：“无关心的态度”；“转向艺术：建筑、绘画或雕刻、诗歌、悲剧、音乐”；“否定意志但不自杀”；“改变观点，默认自己的痛苦，同情的爱”。萨特是举着《存在与虚无》来的，重重地撞了我的额头，至今我的额头仍然记得。萨特主张人的问题才是哲学的根本问题，必须把人召回来并作为哲学的研究对象加以研究，从而解释现实世界。他认为存在主义是一种“唯一给人以尊严的理论”，认为人有理想和愿望，既能否定自己也能肯定自己；人有意识、感觉和思想，既能认识到自己的存在，也能意识到人之外的各种东西的存在；人才是真正的存在，必须把人及人的问题作为先于其他一切东西而存在，并从本体论上把人作为哲学的根本问题加以研究。他认为人在自主选择自己的本质时具有绝对自由。萨特的名言：“懦夫是自己变成的懦夫，英雄是自己变成的英雄。”至今，犹在耳边回响。荣格是作为心理学家的身份与哲学家一起认识“我”的。荣格研究人格的方法让我着迷。他创立了“荣格人格分析心理学理论”，提出“情结”的概念，把人格分为内倾和外倾两种，主张把人格分为意识、个人无意识和集体无意识三层。与荣格一起进入的还有弗洛伊德，他是至今为止对我影响最大的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创立了精神分析理论。弗洛伊德认为，人的心理包括意识和无意识现象，无意识现象又可以划分为前意识和潜意识。前意识是指能够进入意识中的经验；潜意识则是指不能进入或很难进入意识中的经验，它包括原始的本能冲动和欲望，特别是性的欲望。他的代表作《梦的解析》我反复读了好几遍。我

第一次知晓“梦的工作”原理，“梦是愿望的满足”，梦是人性真正的主宰——潜意识。在与很多的哲学家、心理学家结识后，却并没有解决我真正的生存哲学问题。也许，世界上根本就没有这玩意儿。不过，改变了我原先的思维方式，不再非黑即白，不再线性。拥有线性思维的人，是看不到寻常风景里蕴含的美的。比如本书中收集的《王爱仰天湖》《亲浴马岭河》。仰天湖是早就无水的连沼泽湿地也算不上的山顶平滩，马岭河是一条地裂，而我在里边看到了不寻常的风景。

惶惑二：什么是文学的真谛？我是1974年1月从宁海中学高中部毕业的，由于大学早已经停招，就回到当时的生产队务农，在那里参加了村里的剧团，仗着喝过半瓶墨水，就给剧团写剧本，当然是参加全县会演的小戏剧本。我记得，只用几天就完成了剧本创作，给了剧团，看了都说好。能写剧本的名声一时鹊起，一个比较有名气的外村剧团居然找上门来恳求剧本。那个时候正是农村割早稻种晚稻的“双抢”时节，天气炎热，且不能请假。我就挑灯夜战，不顾汗水和蚊子缠袭，一挥而就，剧本在清晨头次广播声中杀青。吃了早饭，又精神百倍到田间参加“双抢”去。后来我写的几个剧本在县里都得了奖。现在想来，不是由于我的文学天才，而是由于领悟“样板戏”里成功的秘诀——三突出，一个当下读者、观众都已经不甚理解的文艺理论，即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其具体实践是在文艺创作中把正面人物放在画面或舞台的中央，打正光，而反面人物要在角落打底光或背光，等等。以至于成为原则，“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原来“三突出”也不是空穴来风，它是有来头和渊源的。中国古代文化中对文及诗的要求是：文以载道；诗言志。问题是这个“道”和“志”，可以被历代统治者用来填充所谓正义的内容。所以，“文革”中文艺的工具论，也“顺理成章”。假借宣传鲁迅作品，更是提出“匕首”说、

“投枪”说。既然是工具,把它们作为兵器又何妨?有了这个背负,面对大量涌来的中外名著就惶惑不已。它们不无例外地提到文学艺术的真谛——文学是人学:首先,在于扩大并延续着人类的文化和文明。其次,则是传承和交流着生命的情感和精神。再则,弘扬人性之善美,鞭挞人性之丑恶。我想,中国的历代统治者都是具有超级智慧的。文学艺术的真谛好比是一个圆,他们截取其中一部分以作己用。甚至把一只耳朵给了你,摸摸,这是大象!至于你睁开眼睛,看到了大象的全貌,所产生的惶惑,乃至心理上的不适,一概不负责的。

惶惑三:什么是文学技巧和风格?在我原先狭窄的阅读经验上得到的文学技巧,就是围绕主题构思,以通俗易懂的语言进行表达。风格就是现实主义。这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极其协调一致。这里忽略了文学技巧最重要的因素,那就是想象。那个时代不需要你想象,也不允许想象。社会已经为你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你照着走,就是康庄大道。那个时代不允许别的风格存在,如果你偏要标新立异,就怕你走不出你的院子,因为大街上服装是清一色的颜色,甚至样式也是。所以,当可以把想象当成文学的技巧时,你就成了一只啃天的狗,广漠的天空,你朝哪一处入嘴?当街上飘起色彩的风暴时,你选哪一件衣裳作为你的时装?我遇见的第一个难题就是我已经不会想象,连修辞的技巧也缺乏。那就猛读书吧,穷读书吧。让别人的想象充满自己已经枯竭的思维,再学着想象。开始时不敢起步,大着胆子走路了,尽管有些踉跄,心里却有了希望。想象对于个体来说,确实有天赋的限制。但后天的训练,会使得这个能力大大加强。这就是建立在想象基础上的创造能力。想象能力决定了原创能力。中国作家作品在近三十年间的前段,许多是外国作品的翻版,说明原创能力有待加强,而根子在于中国作家的想象能力被束缚太久。有了想象,选择什么样的风格,又是一个难以捉摸的难题。任何作家的风格都建立在写实的基础上,写实就如美术中的素描。而由于中国的国情,

写实被提高到无可复加的地步,就如创作手法中的现实主义一样,始终占据着主流地位。在能自由选择风格和创作手法的时候,我选择了浪漫的风格,即在激情驱动之下的肆意张扬。曾经有位编辑诘问我的小说语言——你没有激情就不写小说了么?答,然也。激情是生命的火花,没了就没了。在写长篇小说《王庄三部曲》时,亦梦亦幻的语言风格,魔幻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是我文学创作特别是小说创作走向的必然。有评论家试图从心理学角度分析我的创作手法——压抑导致文学语言和创作手法的张扬,是谓发泄也。我以为有其合理性。当然,语言风格和创作手法的形成选择,有作者的心理因素,还有别的因素。但,破除原来的羁绊,以表达自己生命力的旺盛存在,是主要因素。

惶惑无疑是一种力量。惶惑的词义解释是惶恐,疑惑。试想一下,惶恐会把人逼疯,疑惑会让人举步不前。这是一般人对惶惑的理解。然而,不一般的人,得出的却是另一种结论。就如双刃剑,能刺伤自己,也能消灭敌人。从单一,走向复杂,需注意关系的调整;从一元,走向多元,需把握度的问题;从一花独放,到满园花开,需互相之间的辉映。这当中,没有既定的经验,更没有理性的规范,投笔如探深渊,行文如攀高峰,然后,如履薄冰般保持对文学的虔诚,如芒在背般保持对文字的警惕,再调动千军万马似的敏感神经,向着理想王国迈进。

三

最近关注的事,是以往的延续,更是未来的开启。

最近忽然关注起雷蒙德·卡佛和他的极简主义。感觉跳入大海里畅游了一番,浩瀚也见识了,深邃也探过了,甚至呛过水;好像乘上汽车火车飞机等现代化交通工具,到世界各个角角落落走了个遍,现

在倒想回到家乡山海一隅；就如听多了好听的音乐，人马的喧哗，甚至各种噪声，就想寻一个僻静之地。

以前，看过海明威的作品，包括他的成名作《老人与海》。说实在的，有些看不懂。他所说的，他的小说理论——冰山理论，总觉得像是在炫技。为什么故意设置阅读障碍为难读者呢？跟读者过不去，不是跟作品过不去，跟作者自己过不去么？这么浅显的道理难道海明威不懂？包括“文革”后，巴金等一批老作家复出时，说的一句最为唬人的话，即无技巧就是最高技巧。我以为他们故作高深。包括语文老师在课堂上讲得头头是道的鲁迅的短篇小说《药》——说是简洁无比的文字，却蕴含了揭示反动势力，镇压革命力量的残酷和唤醒民众的迫切性，一个吃人血馒头的小故事像是有千军万马在厮杀。更有甚者，20 世纪初那场据说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将流传几千年的中国文字表示方式——文言文，也作为封建主义的流毒给予清除，转为简洁明白的白话文。

我现在才算理解了。海明威的冰山理论，如果没有他大量的文学创作实践和不同一般的文学悟性，是不可能发现冰山在水下比水上大许多的道理的。同样，巴金和鲁迅，如果没有同样的实践，也不可能有这样的认识。问题就在这里，一个没有任何教养或者素养很浅的文学青年，拿这些文学大师们的无技巧说作为范本，那肯定会贻害很深。就如高超的武术师，可以用树叶草茎作为武器，那是建立在内功深厚的基础上，换作是普通的习武者，扔掉刀枪捡起茎叶，那后果不堪设想。还有那些反对文言文声称要与传统文化决裂的旗手们，个个都是国学大师哪。我认为这些大师在害人子弟啊。不是么？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形式，却由于浅薄的现代化，而生死两隔。中国当代的年轻人，拿着祖先的文献，却如拿着外族的东西而不识。哪一个民族如此狠心地放弃祖宗？明显地对树立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不利嘛。

他们极简,你别极简;他们无技巧,你不能无技巧;他们反对传统,你得继承传统。因为你没有他们的先决条件。但除了反对糟蹋民族祖先的文化,我还是很支持卡佛、海明威,包括中国先师们关于简约的观点。关键是他们都做到了思想艺术储备丰富复杂,文字简单。

神在,你看不到,但神让你感觉它的存在。

关注历史和中华传统文化,喜欢读一些古籍,不是研究,像我这样浅薄的古文化修养,是做不得学者的。我只是涉猎者。我盯准一个,打倒一个。这固然是没有古文化修养之人的借口,但这样的阅读方式确实有效。我发现,《史记》里记载的黄帝,原来是土地的颜色,黄帝建立国家原来是为人民服务的。那个时候,没有强大繁复的国家机器,甚至没有主义,没有这样那样的思想,只强调顺应天地自然。我读《周易》,马上被那两条头尾相接的黑白鱼儿迷住,懂得了世界上万事万物“盛极而衰,否极泰来”的道理,这可是宇宙和人生最大的规律。我把“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作为了座右铭。我读《论语·述而》:“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知道学生对老师的回报,明白为人提供精神产品的文化人,可以理直气壮接受报酬。我读《资治通鉴》,知道了“兼听则明,偏听则暗”。读来读去,有了一个心得,即人生的厚度,非得用古籍来叠筑不可,没有他物。

关注现实,用看到的東西说话。有难度,但必须得做。这关系到一个人的自尊,关系到是否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存在。我的关注,就是人性,关注的途径有三条:一是通过文字等媒介阅读;二是我亲眼所见;三是听闻家人朋友所见所闻。因为我在看《史记》等史料时发现,有许多史实会互相矛盾。就是《史记》本身,受了宫刑的司马迁,果真会立在全人类的立场上,而没有半点偏颇(哪怕是借道德为名)地记载历史?未必。我读《论语》,仅孔子的学生记录孔子的言行,就不可避免地带有学生的选录目光。那么,《论语》不是孔子本人的,

而是他的学生的。后世,有许多阐释《论语》的文献,无不带有阐释者的观点和标准。

在文学作品范畴,散文最能表达我的存在。即我所见所闻。这本书所写大部分是我个人的经历。有评论家和记者询问过我散文所表达的真实性的问题。我答,我写我所见,我写我所闻。2012年11月19日到27日,从莫斯科到斯德哥尔摩,随浙江省作家代表团访问俄罗斯、丹麦、瑞典。短短的七八天时间,我写了六篇游记。到别的地方也一样。在我怀疑司马迁的价值取向影响史实撷取的前提下,读者也大可以怀疑我的散文的真实性问题。但我坚持一条,即人性中的“真、善、美”,我始终将这三个字作为我表达真情实感的选择标准。

关注人品。这个话题不能展开太多,因为说的不如做的。可是我始终以我们村里走出去的国画大师潘天寿的一句话作为我人生和文学创作的鉴定标准:人品即艺品。反过来说,我以后创作能达到的高度,即我人品达到的高度。文学创作,就其最深刻处而言,乃是作家人格的逻辑展开。

关注灵感。加西亚·马尔克斯所说:“灵感既不是一种才能,也不是一种天赋,而是作家坚韧不拔的精神和精湛的技巧同他们所要表达的主题达成的一种和解。”我想,我的灵感已经充沛。

从莫斯科到斯德哥尔摩。黑白之间。从简单,到复杂,复归简单,其实是我的心灵史,一个山村孩子成长为作家的的心灵变化史,自身思维状态的成长史。

世界上有很多选择,包括选择书。

我把自己的灵魂剖开了,毫无遮掩地,呈示在你的面前,你还要选择什么?

2015年12月6日于南书房

目录

CONTENTS

自 序	001
-----	-----

第一辑 道地

高血糖、雾霾及其他	003
输 液	019
我的大学	023
笑的颜色	028
母 亲	034
父亲的耳光	041
祭 父	046
冠庄船灯	048
道地庄稼丰收记	054
道地番茄啤酒派对	058
让诗离我们更近一些	062
手磨咖啡	064
冠庄文昌阁重修功德碑记	069

第二辑 县域

登山步道	073
东山桃花西山雨	079

峰山三宝	084
如意园	090
桑洲花事	094
十一天前的双山	099
石头王国许家山	103
水在西林住	108
王爱仰天湖	113
五月温泉	118
下午四点的团埂	122
乡间啤酒节	127
香山杨梅红了	133
在西岙抓一缕古风玩	137
开门见宁海	141
王干山沉思录	146
壮哉,雁苍山	150
五百年下畈成一树	154

第三辑 王土

二人转东北	161
-------	-----